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八十六回 九頭怪出戶班師 八境宮假言傳道

靈宅子欲設陣以誅三緘，按下不提。紫霞真人見靈宅子這番氣象，知三緘師徒於途中必受其害。故回洞府，忙呼正心子、復禮子、虛靈子、靈昧子、誠意子曰：「訪三緘所至之方與所居之刹，如或遇害，即速報之！」數子領命，陸續查訪，無有參漏。

三緘自得赤松點化，大道頗有進益，時時感激於柳神。因謂諸弟子曰：「今日孩子所說，無一非道。吾得聽此數言，不啻師承十日教也！」狐疑曰：「師以為柳神所化。弟子以為天上金仙，化作小孩而為吾師導以進境耳。」三緘曰：「此事吾尚猜疑未定。」師徒談談論論，古刹已到。

舉首仰視，山門額上大書金字曰「八境宮」。三緘暗思：「八境宮中，乃傳道之祖也。」於是疾趨而入，與寺僧以香炬，拜舞座前，無非望道祖匡扶，俾大道早成之意。拜已，又為老僧言曰：「吾師徒在刹暫居數日，凡一切飲食費用，概行自備，奔走不煩老僧。」僧曰：「古刹名山，原為僧道所住。道長居此，四方八面門戶俱可辟之，惟東廂一室，久為山鄰鎖去，不可辟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其中有寶物乎？」老僧曰：「誰肯將寶藏於古刹？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其不可辟者何也？」老僧附三緘之耳，低聲言曰：「有怪。」三緘點額不語。

狐疑已竊聽之，是夜更深，暗至門前，向內偷觀。杳無所有，惟空空一室，寬敞可愛而已。狐疑以閉塞此門為山鄰之誤，剛欲歸寢，忽聞室內一聲響亮，如千鈞石墜。狐疑驚覺，仍窺門隙，見有二光閃閃，恍如燈球照耀室中。久之，二光漸小而隱。隱約片刻，倏又照如白晝，旋復轉為黑夜。離奇變幻，狀不可名。狐疑視已多時，不覺將門震動，室中白氣一股，直投門隙，如風觸物，吻吻有聲。狐疑不能阻之，竟穿門隙而出。

自白氣出室，絕無所見。狐疑亦慵於窺伺，退歸寢所，以煉道功。

卻說此室之內，有一九頭烈馬，修成人體，常在八境宮殿現形，驚物左右。山鄰聘請巫師，時為和解。恐人誤觸此怪，將室緊閉。三緘師徒在八境煉道，怪已知得，恨不能吞之。歷此廿里許，有一搏龍潭，內一巨螺，煉道百年，亦能化作人形，常與潭中婆龍相善。二怪道法高妙，九頭烈馬頻相往來。故見三緘師徒煉道於此，烈馬喜甚，飛身來潭，向巨螺、婆龍言及此事。

巨螺曰：「彼煉彼道，吾修吾身，同為造道之人，何容自相殘殺？」九頭烈馬曰：「吾等修道，歷盡苦辛，以時計之，千餘載矣，尚不能脫茲獸殼。今幸機緣相湊，不如將彼吞噬，以補吾等身軀，或易於成，未可知也。」巨螺曰：「爾所言煉道八境宮者，其人何名？」九頭烈馬曰：「但見師徒約有十數，其名其姓，則不知之。」巨螺曰：「爾歸探聽，如係尋常道士，或可作厲；若屬三緘仙子，乃奉命闡道，隨身法寶甚多，且其所收門人，半皆精怪，爾我有何法術，敢欺侮耶？」九頭烈馬曰：「如此，待吾回宮訪之。」即時辭別，歸隱室內。庸心靜聽，業已二三日，無有呼及何姓名者。

烈馬訪之不得，將身化一老叟，假意入宮焚香，言飭老僧。

老僧曰：「彼師徒才入宮日，吾問名姓，彼告以什麼『三緘』。」烈馬聞之，飛奔來潭，向巨螺曰：「果是三緘耳。」巨螺曰：「既是三緘，爾宜蹈矩循規，切勿事生意外。」婆龍曰：「巨螺兄何畏三緘如是之甚？」巨螺曰：「三緘奉上天命，為道祖所遣，一止一行，皆有仙真護持，切毋事生意外。」婆龍曰：「爾畏三緘，吾不畏之！」九頭烈馬曰：「如婆龍不畏，吾等今夜乘其不備噬之，可乎？」婆龍曰：「可。」二怪商議停妥，於傍晚時駕動妖風，將欲行矣。巨螺又止之曰：「是三緘也，不惟命奉上天，爾等噬之，必遭天譴，而且隨身法寶亦復多多。吾不忍爾二人修道有年，一旦喪失。如其不聽吾語，為彼寶物傷卻，那時追悔，嗟何及乎？」婆龍不以為然，與九頭烈馬驅風竟去。

鼉更三轉，三緘師徒俱各安寢。二怪乘隙入刹，密布黑氣。

三緘知有妖魔窺探，暗將飛龍瓶拋之。此瓶遍體火生，光芒四射。二怪駭，急速退出。誰知此瓶不捨，竟追出刹外。二怪妖風駕起，騰於空際，瓶亦由空際而逐焉。二怪回首視時，此瓶化為火龍，張牙舞爪。婆龍、烈馬勢不可支，剛欲飛奔入潭，早被飛龍一爪抓定婆龍，一爪抓定烈馬。二怪急不能脫，忙化為細小堅石，龍爪抓之不著，方得逃入潭中，所恨遍體負傷，羞見巨螺，暗暗養好傷痕，深恨三緘入骨。於是商議去到三奇靈關，搬動三位游神。此三游神原在氣海中修成，第一乃馬精，第二乃猿精，第三乃毒虎精也。道法甚大，無可與敵。烈馬來此，哀求相助，以復仇恨。游神詢曰：「爾欲復者何人之仇？」烈馬曰：「三緘耳。」游神曰：「是奉闡道之命者乎？」烈馬曰：「然。」游神曰：「此人仙寶甚多，不可以力戰，只可以智鬪歸靜候，看彼路向何地，仍於前面設八境宮以迷之。如彼入宮時，將一概仙寶與伊收卻，然後噬之不難矣！」烈馬得命，潛回八境宮內，靜候三緘。

三緘師徒自到八境古刹，已住十餘日。一日辭別老僧，又奔前途。來到玉房山下，倏然天地昏黑，微風拂處，香氣逼人。

剛轉山丫，瞥見無數道士，絡繹不絕。三緘異，立視路側。前道士陸續已過，後之道士跨鶴者飛鳴天半，騎虎者一嘯生風。

二隊過餘，三隊中數十道姑容顏絕妙，各持塵尾，紛紛而來。

三緘曰：「是道士也，不知去向何地面，如此其多？」旁一道士曰：「八境宮中，道祖示期，今夜講道，故諸真同至以候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凡人可容去乎？」道士曰：「雜於吾等隊內，雖不能進道祖寶座，亦可以聽其講論焉。」三緘聞之，欲睹道祖容顏，遂隨道士等步步前進。行約數里，遙見宮殿高聳，諸道士爭先恐後，竟向此地而投。三緘師徒猶恐趨奔不及，忙忙迫迫，兼程而行，轉眼間已到宮外，千尋石級，次第登之。石級登餘，俯視其下，不啻萬丈深，視其上，星光月影，若見眉梢。由茲入重門，其門高大異常，上懸三個大金字，較諸他日所住之八境宮，模樣更廣數圍。

入了首門，來到二重廳外，立一老道，高聲言曰：「凡我道中人，諒將所煉法寶隨身帶至，可並拿出，交與收寶道士。

俟見道祖後，退出殿庭，一一給還。」言猶未已，但見各取寶物，交與老道。老道書名收之。三緘亦將飛龍瓶、隱身旗取出。

狐疑上前阻之，曰：「師毋造次。想吾師徒四境雲遊，皆賴此寶，豈可輕失？況弟子觀道士行動舉止，似非仙侶，恐為山精所化，以迷弄師徒者。不若各行他所，以避妖魔。他日師道成時，再見道祖未晚。」雲牙道人與繡霧道人曰：「此緣難遇，即是妖屬，吾等亦妖也，有何懼乎？」狐疑曰：「吾等雖是妖成，不畏於彼，但入此地，寶物盡行交付，設或變生不測，將何御之？」三緘曰：「爾真多疑！道祖講道，豈易得耶？」遂不聽其言，當將數寶交與老道。老道呼名收訖，傳入重門內。

繡霧、雲牙等盡隨師入，惟狐疑一人在外候之，以觀其變。

三緘入，向上望去，尚有數重，一派燈光，有如星點。待諸道士俱已進此，只聽炮震如雷，兩廂音樂，奏來真是幽雅。

音樂奏畢，內侍傳宣曰：「男女諸真，齊入內宮，道祖將登殿矣。」三緘師徒隨諸道士又入，上重門扉閃開，仙樂齊鳴，兩旁道士鵠立以待。金鐘三響，道祖登殿。三緘仰視，上坐者乃青面獠牙、豹眼虎頭，甚是可怕，心竊驚曰：「道祖原屬白鬚白髮，道服道冠，如彼兇惡形容，有類鬼判，吾等今夜其遇妖乎？」剛欲與諸弟子言，忽然堂上大聲呼曰：「可將三緘與吾拿下！」一時眾道士變易形像，概係妖魔，齊將師徒束其兩手，擁至堂上。上坐者曰：「爾乃三緘耶？爾侍奉命闡道，仙寶隨身，水怪山精，為爾所喪者不少。吾等久欲復此仇恨，奈機緣未就，一時不能下手。茲落虎口，爾寶安在？爾既無寶，吾必喪爾軀矣！爾亦有今日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吾奉命闡道，實屬上界差之，仙寶亦上界賜之。吾命即休，非悔於闡道，乃喪爾山精野怪之手。靈返天府，可以對道祖，可以對上皇，視死如歸，何畏之有？」上坐者拍案大怒，曰：「吾備與爾言！小妖等速將三緘孽畜，獻上來案，待吾飽餐，以遂吾念！」小妖如命。

上坐者甫欲舉口，門內突出三大漢子，吼謂之曰：「不可一時因爾夙怨，即傷闡道之士。可監師徒於宮內，待吾等商議停妥，然後噬之。」上坐者聽言，不敢回語。三大漢子遂命案下小妖，將三緘師徒速行束捆，監於此地，邏守毋疏。小妖聞之，一搶而

前，各於師徒所束之繩，復束一遍。束已，上坐者退入，三大漢子亦入。三緘師徒受捆在此，時有呻吟不絕聲。

三緘聞之不忍，無奈地極昏黑，弗見天日，不知弟子等落在何方。俟至天明視之，師徒俱被束捆在於深壑，左右所臥者，皆山豚野豕類也。暗思：「是地荒涼已極，誰能到此救出幽囚？」豈知狐疑聽得殿中一聲「傳拿三緘」，當即乘風遠逃，以思救回三緘之計。其時正心子、誠意子繼續查考三緘師徒所居地面，卻又不見去向何之。二子按下雲頭，坐於松蔭，正當狐疑救師心切，東驅西奔，竄到此地。見老松樹下坐有二人，狐疑知是仙真，急上前去，揖而言曰：「二仙真來此胡為？」正心子曰：「閒遊玩景耳。爾為誰？忙碌若斯，所為何事？」狐疑曰：「吾之道號狐疑。師徒游至玉房山，得遇山妖，假設八境宮講論大道，暗起黑霧，迷了前途。吾師三緘欲見道祖闡道心急，誤入其中。仙寶諸般，盡被山妖所盜，然後將吾師徒一概擒之。幸吾之覺得先，見吾師被擒時，駕動風車，逃奔於此。」

而今呼天不應，叫地不靈，未識如何始將吾師救出！」正心子曰：「既是爾師三緘誤入妖穴，吾等前去，代爾救之。」狐疑聞言不勝欣喜，遂導二子至三緘被擒之所而來。